



马伯庸作序

丁丁张 燕公子
庄雅婷 柏邦妮
推 荐

青春光线签约作者
ONE 热门作者

ibo @ 老Fin

李座峰 作品

『来，我跟你
说个人』
斟满酒，摆一碟小菜，



且将生活 一饮而尽

33个让你睡不着的人，市面上最有硬度的故事
一本你不舍得一口气读完的书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且将生活
一饮而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且将生活一饮而尽 / 李座峰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13-5694-9

I. ①且…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2627号

且将生活一饮而尽

著 者: 李座峰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叶 辞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28千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5694-9

定 价: 36.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画人的技艺

推荐序

马伯庸

初识老Fin，是在微博。

当时他在微博上写了一系列文字，统而称之为“来，我跟你说道个人”。每次一篇，每篇几千字，每次专写一个人，不堆砌辞藻，不装大尾巴狼，描写的全是市井小人物，纯白描。

作文之法，有一个定律，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鬼怪谁都没见过，任你怎么写都无所谓，但画人太难了，因为人人每日见得极熟，你稍有瑕疵，便会被指摘。所以描写人物，尤其是描写平常人物，对任何一个码字的人来说，都是个绝大的挑战。

当年莫泊桑拜到福楼拜门下，福楼拜让他悉心观察车站旁边的那群马车夫，写成文字，要求每一位马车夫都得写得不一樣。这和达·芬奇画鸡蛋如出一辙，它考验的是作家的观察能力，以及用最朴实的文字表达出来的笔力，既得精准，又得独特。两三句话那么一搁，就知道你写得好不好，像不像，作不得伪。

“来，我跟你说个人”这个系列，就和它的名字一样，给人的感觉，如同一位朋友——还是损友——慵懒地靠在沙发上，歪头眯眼，前头搁着半瓶啤酒和几根吃剩下的肉钎子，打一个大大的呵欠，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来，我跟你说一个人。”

这是一种天然流露的市井范儿，全无矫情，坦率而诚恳。寥寥数笔，那些人、那些事就活了。我在读的时候，脑子里会自动把它们汇聚成一个鲜活形象，在脑子里乐乐呵呵过起日子来。他们身上沾染了太多生活的气息，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适感，可以轻易从文字中脱出来，融入读者的生活中来，融为一体，了无痕迹。说是文字，可跟皮影戏似的，会自个儿动。

后来有幸跟他一起吃饭，老Fin挺谦虚，说这些是他当编剧的练笔，但这画人的基本功，跟一个沙袋栽地上似的，扎实。不过呢，说这些文字返璞归真吧，有点过，老Fin年纪轻轻，还没到德艺双馨的岁数；说炉火纯青呢，也不合适，平白把人家的上升空间给封了。思来想去，对这一系列文字最准确的形容词，应该是：热爱生活。只有对生活充满好奇的家伙，才能描摹得这么生动、细致，这么带着烟火气息。所以如今这书名叫作《且将生活一饮而尽》，正和微博上连载的系列相映成趣。

来，我跟你说个人，咱们且就着生活一饮而尽啊。

对于那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朋友，我觉得不妨看看这本书，并试着自己写一写。什么时候人物在脑子里会动了，那就是写到位了。

自序

李座峰

给我我都不曾走进的世界

2007年，我从多伦多搬到温哥华，在一家湘菜馆做厨师，日子规律又安静。

每天午后的那两小时休息时间，我会到店对面的咖啡馆找个角落坐下，要一杯摩卡握在手里，看形形色色的人在这小小一隅往来进出。其中有卡车司机、建筑工、新移民、留学生、地产经纪，以及数半分钟硬币买一小杯美式咖啡和一个甜甜圈的流浪汉。我看着他们在这里交汇又离散，望着那些远去的背影发呆，想象关于他们的一切，再根据这些编排将要发生的情节。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这个爱好时常让我狂喜又不安，人生的无数可能性不但极大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带给我莫名的恐惧，那是对一切未知和不确定的敬畏。

曾有几回乘朋友的游艇出海去玩，行至深海，大家纷纷跳下去游泳，我却坚决不肯下水。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我其实水性还成，但从不敢

去湛蓝色的深海里游泳，不见底的水总是让我心生畏惧。我十分想知道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却又害怕那里面真的有什么。而眼前纷乱的尘世就是我不尽的深海，我无时无刻不在兴奋地窥探它，感受平静表面下命运的激烈碰撞。

2003年在朋友的电影里客串，演一个追了女主角好几年未果最后在一家小酒吧里强抱对方的配角。之后又跟几个朋友折腾着拍电影，我身兼编剧、演员、道具、收音和灯光等数职，顶着大太阳用从家具厂要来的边角料制作道具桌椅，尽管结果是一群乌合之众忙活了小一年后不了了之，但电影仍旧为我窥探众生的爱好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些想象的人和事有了更具体的画面。

2010年7月，我从温哥华恬淡无聊的日子里挣脱出来，一头扎进国内纷杂热闹的生活中。

2013年春，在做了三年广告文案后，我正式开始剧本写作。

闲暇时，我试着将脑海里那些鲜亮清晰的人物用极简的文字勾勒出来，写他们的一生或片段。故事里没有旁白独白，没有心理描写，只有人物的行为和语言。我把一段毫无修饰的光阴用尽可能客观的文字记录下来，努力不去折损那些活生生的烟火气。

大概所有喜欢电影的人都会想要试着把自己放进别人的躯壳，用他们的方式去说话，去生活，甚至在这世间从头到尾走一遭吧？这本集子将为你罗列众生，像是无数个造梦的端口，联通那些个你我不曾走进的世界。

目 录

推荐序 画人的技艺

001

自序 给我我都不曾走进的世界

003

01 神探

001

02 临演老张

011

03 花哥

019

04 孙不平

025

05 剃刀耿

037

06 徐九指

047

07 横妹

057

08 小李飞枪

065

09 三眼神医许大夫

073

c o n t e n t s

22 栋梁之才夏毕硕	197
23 无畏霍老太	209
24 经验	217
25 滚滚红尘	225
26 猎户座之怒	231
27 立高陈	237
28 廖胖子	243
29 养虾	251
30 宿敌	261
31 黑口	269
32 伴郎	275
33 全球热恋	283

目 录

10 铁泥鳅	083
11 梁三儿	091
12 托尼薛	099
13 旗袍姐	111
14 浴霸沈道平	121
15 安稳	133
16 麻辣驼侠	147
17 亡命粉秋裤	155
18 黑车乔	163
19 回报社会	169
20 赵手段	179
21 红毛丹	187

01

神探

一九九三年春天，张本望做刑警的父亲破获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获全国嘉奖，其事迹还被拍成了连续剧。十七岁的张本望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电视里一个陌生人扮演着自己的父亲，暗暗立志长大后也要当一名刑警。

但文化课奇差的他连警校都考不上。

张本望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连着闹了好几天绝食，终于促使父亲动用关系让他成为一名户籍警察，虽然没有刑警威风，可好歹也算有套警服。户籍警察工作相对轻闲，张本望一有时间就坐在办公室里看那些从图书馆借来的心理学书籍。

那会儿好多科班儿出身的警察办案都还处在跟邻居亲友打听死者生前跟谁有过节和谁吵过架，然后把那人逮回来揍的阶段，哪有人研究什么犯罪心理。经过几年研读，张本望空有一肚子理论知识却无用武之地，只能在他负责的这一片儿居民区里找点儿乐子。

“家里就您一个人？”张本望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捏着笔问开门的大姐。

“哦，我还有个儿子，上初二。”

张本望朝灶台上扫了一眼：“孩子中午回来吃饭吗？”

“不，他带饭。”

“您中午一个人吃的饭？”

“嗯。”

“一个人吃饭怎么收拾出两副碗筷？”张本望又看了一眼灶台上那堆还没来得及刷的碗碟，“三个菜，两荤一素，大姐您可够能吃的。”

大姐有些慌张，但看到张本望那套不合身的制服时马上又镇定下来，撩了撩头发倚到门框上。

“孩子他爸常年在外面出差，家里家外都我一人操持，干得多就吃得少。怎么了？吃得多犯法吗？”

张本望倒有些不好意思，扶了下眼镜儿：“没没没，您怎么吃都不犯法。”

张本望说着转身准备离开，想了想又回头：“跟里屋那位说一声，下次来别把摩托车停胡同儿里边儿，邻居们来回走路不方便。搁胡同口儿就成。”

大姐脸色一沉，“砰”的一声关上门。

张本望扯了扯歪到一边的领子，朝下一户人家走去。

大姐直奔里屋，跟从里面疾走出来的男人撞了个满怀。

男人捏着腰带试了好几次才给穿进腰带扣儿里：“走了吗？”

“你慌什么？！走了。”

男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儿往外瞧，见外面人影儿也没一个，关上门回身抱住大姐。

“走，再回去躺一会儿。”

“哎呀，不是刚躺完嘛，你先让我把碗洗了，再陪我说会儿话儿。”大姐推开男人开始洗碗。

男人又去把门推开一条缝儿朝外面看了看。

“那算了，我走了。”看外面真没人，男人从里屋拿出外套边穿边说。

“哎，这就走了啊？下回哪天过来啊？”

“不来了，以后都不来了，再来就让人逮着了，你们这儿的小警察挺厉害。”

“哎呀，警察不管这事儿！”

“那我也害怕！”

男人撂下这么句话推开门溜烟儿走了。

年至而立，张本望的父亲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被逃犯开枪打中脖子，由于地处偏僻，送到医院时已无力回天。

张本望给父亲送完终，随即要求加入刑警队。几个领导起初不同意，后来看在烈士父亲的面儿上，答应说以后有任务的话会找他配合行动。

张本望穿鞋一米七出头儿，体重不到六十公斤，看着刑警队的同事们个个高大健硕，也觉得自己这样儿进刑警队实在给人民警察抹黑，于是每天下班后就跑到刑警队的训练馆打沙袋。两礼拜之后，张本望体重上升了一斤。他兴致勃勃地找了一个刑警同事跟他对练，被对方一脚踢折了左小臂。

所有人都埋怨那个同事，说他对菜鸟儿下重手。

“我真没使劲儿！”

一个月后，那同事落下个跟祥林嫂一样的毛病。

张本望的胳膊刚好利索没几天，局里接到举报说郊区某处民居里有个人很可疑，有可能是在逃的通缉犯。

上头经过研究，准备派看起来最不像警察的张本望扮成个收废品的先去踩点儿，确认之后再实行抓捕。

蹬着个破三轮儿的张本望敲着挂在车把下面的破脸盆，每隔十来秒吆喝一声“破烂换钱”，慢慢地骑进由几排小平房组成的居民区。

正值晚饭点儿，上班的也都回家了，时不时地有人出来拎着破铜烂铁叫住张本望，张本望就停下来称重算钱。

“哟，大妈，您这搪瓷脸盆都锈成筛子了，这我没法儿收，收上去没人要啊。”

“哦，是吗？那麻烦你帮我撇了吧，搁家里也碍事儿。”

张本望把脸盆接过来随手扔进三轮车里，又把大妈拖出来的一堆纸箱拆开叠在一起捆好，用秤杆子另一头儿的钩子勾起来称。

“一块九，给您算两块！”

“这么一大堆纸壳儿才两块啊？”大妈不太高兴。

“纸箱不值钱啊大妈，您这小区普遍没啥油水儿啊，我来这儿转悠快一个钟头了，就收了几个瓶子外加您这一堆纸壳儿。”

大妈“哼”了一声，接过钱往兜儿里一揣，“你那是来晚了，上个礼拜一个收破烂儿的在隔壁单元东边儿把头儿那家花三百块钱收了个八成新的电冰箱呢！”大妈边说边往回走，“那家估计是不想过了。”

张本望心里咯噔一下，收拾好东西爬上车子，朝隔壁单元东边儿把头儿那家蹬去。

“哎，收破烂的！”

张本望慢悠悠地从那家门前经过，骑出去二十来米时，被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喊住。他捏住车闸回头看去，见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从那户人家的门里探出头来。

“哎，你过来啊，快过来！”

“哦，来啦来啦。”张本望费劲巴拉地来了个U-turn，把三轮车蹬到那男人跟前。

男人从身后拽出一个满是啤酒瓶子和空易拉罐的蛇皮袋丢到张本望面前，自己抻着脖子朝西边儿看了看。

张本望蹲下来一边分拣一边数着，同时用余光打量那男人。这人的裤子膝盖处折痕十分严重，脚上穿的不是拖鞋而是胶鞋，极有可能就是和衣而睡从不脱鞋随时准备跑路的通缉犯。

“九块五。”

张本望直起身子准备掏钱。

“不用给我钱，你帮我去附近超市买包白塔，剩的钱你留着。”

张本望一愣，马上高兴地点点头转身就走。

“好好好。”

“回来直接扔院里就行。”男人说完关上门。

等在居民区外面的同事们听张本望一说，立刻分头从几个方向朝门口停了辆三轮车的那户人家包抄过去。

张本望带着大伙儿跑在最前面，因为兴奋，脸上一阵阵发紧。

“爸，您要是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保佑我，儿子今儿要给您老露脸了！”

想到这儿的时候，张本望人已经来到了那户人家门外。

“大哥，烟我给你买回来啦！大哥？”

张本望在外面喊了两声，门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踹门！”带队的在身后低声说道。

听到这句话，张本望右腿顿时似有神力注入，两步助跑后一脚踹在门上。那门没锁，毫无阻力地应声弹开，把他晃得右脚往前狠迈一步差点儿闪了大胯。张本望刚收回脚站稳，那门从墙上又弹了回来，直接把他拍了个满脸花。与此同时，院里一直举枪对着门口的男人开枪了，子弹打在了包着铁皮的门上。

张本望捂着鼻子蹲在地上，几个刑警把他拽到一边后趴下来，推开门一起开枪把那男人打伤擒住送往医院。

到了医院把那人的脸擦干净一认，果然是在逃的杀人犯。

鼻梁上贴着纱布的张本望在公安局内部会议上领了个奖状。

当晚，媳妇儿给他做了一桌子好菜，可张本望却一直闷闷不乐，他觉得作为一个警察，踹门时让门把自己鼻梁拍断实在丢脸，不光自己，连带着死去的老爹也跟着丢脸。

二〇〇五年开春，张本望一家住进了楼房。

半年后，他所在的小区出了桩离奇的失踪案。

收清洁费的阿姨向物业反映，说2号楼1单元602的住户一连几天家里都没人。物业去问601的住户，也说大概有一个来月没见着这家人了。回去一查，这户住着一个离异带孩子的女人。

接到物业报案后，警察先查到这女人的工作单位，打电话过去一问，得知她已经两个月零七天没上班，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请假。警察随后又去那孩子上学的学校了解情况，老师说这孩子两个多月没来上学，打发同学去家里找总没人。

警察来小区调查的时候，刚巧张本望下班回家。

张本望问明了情况后要求跟着一起上去看看，对方同意了。

撬开房门后，张本望和几个警察走进602。

张本望吸了几下鼻子，除了长时间不开门窗所带来的霉味儿之外没有一丝尸臭。冰箱里的食物已经全部腐败。地面很干净，有明显的清洗痕迹。木质菜板上有常年用菜刀切菜剁菜所形成的凹陷，却看不到菜刀。炉灶上还放着一口被钢丝球蹭得发亮的煎锅。张本望在垃圾桶里翻了翻，没找到钢丝球。

“回去先报个失踪慢慢查吧。”

“等一下。”还在厨房转悠的张本望说着把头伸到抽油烟机底下，扭头瞅着上面的集油罩，“老王，给我把镊子。”

张本望用镊子在集油罩上刮下来一些油垢，放到塑料袋里封好递给